

# 从明代《蜀语》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\*

周 岷<sup>1</sup>, 周及徐<sup>2</sup>

(1.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5; 2.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8)

**摘 要:** 明代李实所作《蜀语》, 为明末四川战乱前的四川方言记音著作。文章从今四川方言湖广话(成渝方言)和南路话(川西南方言)音系的角度观察了《蜀语》所记词汇, 发现《蜀语》的语音与今湖广话有明显差异, 而与今南路话相当一致, 这从古代文献资料的角度证明了古代四川“蜀语”在明代以后被东来“楚语”替换的历史。

**关键词:** 《蜀语》; 四川方言; 湖广话; 南路话; 方言替换

**中图分类号:** H172.3      **文献标识码:** A      **文章编号:** 1000-2979 (2016) 03-0023-04

**doi:** 10.3969/j.issn.1000-2979.2016.03.004

人们往往以为今天的四川话就是“蜀语”, 有误。今四川、重庆地区的主流方言成都话、重庆话应是“楚语”。那么古人所说的“蜀语”又在哪里呢?

今四川方言主要由两大块组成, 分布于成渝地区的湖广话(下图白底部分)和主要分布于岷江以西以南的南路话(下图深色部分)。从方言分区上说, 两者都属于北方官话系统(湖广话有入归阳平的特征, 是北方官话西南官话次方言; 南路话入声独立, 现归西南官话, 但其语音系统有不同于湖广话的特征)。<sup>①</sup>自明末清初至今约350年来, 湖广移民大举入川, 形成移民湖广话和原住民的南路话相为比邻的局面(见下图<sup>②</sup>)。如果从共同点来看, 湖广话和南路话有许多共同的词汇。但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些相同的词汇, 就认定两者是同一方言。相反, 倒是应该重视湖广话和南路话方言中不同的词汇, 这或许是它们有不同的历史的证据。今四川遂宁话属湖广话, 明代的遂宁话是不是与之相同呢? 了解明代末期遂宁话,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近古方言记音文献, 就是明代遂宁人李实写的《蜀语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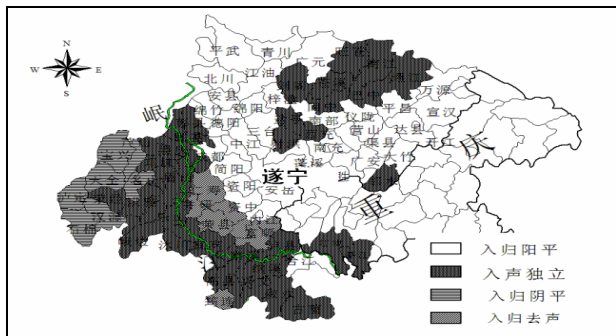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现代四川方言形势图

说明: 图中有阴影的是南路话, 阴影内的分片是南路话内部分支。白底的部分是湖广话。遂宁在湖广话区域内。川北阴影部分方言入声区域则是近年来调查所发现的。<sup>③</sup>

据光绪三年重修《遂宁县志》和李实自己的《蜀语序》, 李实(1598—1676)四川遂宁人, 明崇祯十六年(1643年)进士, 十七年离乡任吴地长洲县令。<sup>④</sup>次年明朝覆亡去官, 寄居吴门30年。78岁卒, 终身未还乡。《蜀语》记录的音系的地点是四川遂宁, 时间是在1644年以前。李实离乡赴吴做官, 此后家乡的语言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, 几十年后据此写成《蜀语》。《蜀语》的语音性质是否当地方言? “《蜀语》音注……可以说是利用了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曲为表达读音的实际的。”“《蜀语》音注根据的具体方言点……就是遂宁当时的方言。”<sup>[5]</sup>“《蜀语》一书记录的是当时四川地区的活语言, 其音注是当时口语的真实记录。”根据《蜀语》所记的500多条有音注的词语, 我们同意这个观点。不过, 还应关注与此相关的一段重要史实: 李实离开遂宁后不久, 遂宁被张献忠的军队屠城,<sup>⑤</sup>同时四川的广大地区也遭受屠杀并陷入长期的战乱。所以, 李实在吴地写成的《蜀语》, 是张献忠屠遂宁以及四川战乱之前的遂宁方言。清初, 在长达近100年的时间里, 清政府从湖广等地区大量移民来填补四川人口的空虚, 以恢复生气, 世人以“湖广填四川”称之。<sup>[6]</sup>《蜀语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正好处在四川方言巨变的关键节点上。今遂宁市地处湖广话(即成渝话)的中心地域。今遂宁话属湖广话, 与成都话音系基本相同。而《蜀语》的音系与今遂宁话的音系却有许多不同。在以前关于四川方言的研究中, 这种不同

\* 本文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“四川方言和地域文化研究”的研究成果。

被认为是遂宁话在 300 多年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。我们对这种“渐变论”提出怀疑，因为《蜀语》与今遂宁话有音系的差别。

《蜀语》是李实在 370 年前对遂宁当地话的实录，是相对单一的方言。而今天的湖广话和南路话却有一定程度的混合，主要是它们的词汇系统。这是因为在 300 多年的时间中，它们互相融会、交流成分。但是在语音上，由于语音规律的制约，还保持了其原语音系统的明显特征，能够清楚地分辨湖广话和南路话。例如，成都地处湖广话与南路话的交界处，地处南路话的包围之中，成都话明显属于湖广话，但是无论在语音上或词汇上都有南路话的底层。四川盆地东部的湖广话，例如重庆话，则是比较纯粹的湖广话。<sup>[7]</sup>今人看《蜀语》，四川各地不同方言的人都能看到一部分自己的词语，于是都肯定地说《蜀语》就是自己的方言，各执一端。如果追踪四川方言 300 年来的发展历史，就会知道这是不合逻辑的。四川方言不会在短短的 300 多年中，就从同一方言分化出如此差异的语音系统。从当代语言学的方法来看，《蜀语》方言的性质及其与今四川各方言的关系，只能根据它们的语音系统以及词汇中反映出来的语音特征来确定。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《蜀语》词汇的词义，而是把它们语音特点与今湖广话和南路话音系分别加以比较，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了解《蜀语》与今四川各派方言的关系。

《蜀语》词汇与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相比，有三种情况：其一，与湖广话和南路话音义对应的词汇。我们认为这些词来自明代以前的通语。其二，同于南路话独有的词汇，其在语音特征上与《蜀语》音系相合。我们认为这些词是南路话从古代四川方言继承的词汇。其三，与南路话和湖广话同义，但音类只同于南路话的词汇。我们认为这些词是南路话承于《蜀语》而湖广话另有所承的词汇，可以通过语音比较来分辨其是否和《蜀语》词汇有关联。本文中，我们对第一种情况的词置而不论，对第二、第三种情况的词进行分析。第二、三种情况的词有很重要的意义。那些只与今南路话的音类相符而不与湖广话相符的《蜀语》词可以证明《蜀语》（古遂宁话）和今遂宁话不是同一方言的延续，今遂宁话（湖广话）是明代以后来到当地的，是方言替换形成的。而 1644 年以前的《蜀语》（古遂宁话），是今南路话的前身。今存在于四川边远地区的南路话才是明代以前的“蜀语”的后代。这就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。

李实作《蜀语》，本意是要证明蜀地方言不俗，多有雅言的来源，故多着力于从古文献中寻找蜀语

的来源，求证于古义、本字时，多有牵强之处。后人研究《蜀语》也多从此方面用力，从古文献资料为四川方言的词汇寻找依据，论证《蜀语》的是非。这些是语文学的研究。本文拟从另一角度，以今天方言词汇的音义对比《蜀语》词汇的音义，来分析方言之间的关系，于此无关的材料一概略去。

本文所用《蜀语》版本为：《蜀语校注》，由黄仁寿、刘家和等校注，巴蜀书社，1990 年出版。下文中，湖广话以成都话为例，南路话以西距成都 40 公里的崇州话为例。成都话和崇州（旧名崇庆）话的语音材料来自于近年来作者的方言调查，也可参见甄尚灵等《四川方言音系》（1960），<sup>[3]</sup>何婉《成都话音系词汇调查研究》（2013）。<sup>[1]</sup>又，本文作者籍贯崇州，生活于成都，十分熟悉这两种方言。

### 一 《蜀语》中的词：南路话有，湖广话无

下面从《蜀语》中摘出的词条，为今南路话有，且语音特征也与《蜀语》词汇相符，而成都话不见使用的词条。

1 火炙曰焯，又曰爇。○焯音考，爇音脅。（《蜀语》9 页）

“烤[khau<sup>3</sup>]”字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皆用，明时通语。《广韵·业韵》：“脅，虚业切。”《集韵·业韵》：“爇，迄业切，火迫也。”南路话用此字，读[xie<sup>5</sup>]，入声，指逼近旺火，感到热气灼人，例：“炉子火旺，[xie<sup>5</sup>]人得很。”成都话不用此词。

2 菜、肉、豆脯、米粉作羹，多加薑屑，曰糲辣汤。○糲，呼麦切，音割。（《蜀语》13 页）

《广韵·麦韵》：“糲，辛糲糲，呼麦切。”呼麦切，折合今南路话音[xuæ<sup>5</sup>]。今崇州南路话“[xou<sup>5</sup> læ<sup>5</sup>]汤”，指辣味的稠汤，二字皆入声调，前一音节韵母元音高化。成都话不用此语。

3 和物曰擗。○擗音盆。（《蜀语》18 页）

《集韵·恨韵》：“擗，蒲闷切，手乱貌。”音[pen<sup>4</sup>]。黄仁寿等校注按：和物时，手必任意搅动，故和物也可叫擗，今蜀语犹然。南路话为“蘸”的意思，“多 pen<sup>4</sup>点调料。”成都话则用“蘸”。

4 一读若衣。○……益悉切，蜀今作平声。（《蜀语》13 页）

5 十读若诗。○杨升菴曰：“十，寔執切，入声，亦可作平声，如唐诗：三十六所临春殿，一一香风透管絃。……”（《蜀语》32 页）

“一”“十”皆入声字，今南路话读入声，成都等湖广话读阳平。唯青衣江流域方言古入声字读阴平，“一衣”“十诗”同音。然青衣江流域方言是南路话方言之近古以来的分支。<sup>[6]</sup>又北宋苏轼，四川眉山（岷江西岸南路话区）人，也读“十”为平声，

见苏轼《减字木兰花》：“琵琶绝艺，年纪都来十一二。拨弄么弦，未解将心指下传。主人嗔小，欲向东风先醉倒。已属君家，且更从容等待他。”“年纪都来十一二”，仄仄平平仄仄仄，“十”用作平声字。与下阕“欲向东风先醉倒”中“先”字平仄同。可见宋明时期四川当地方言就有入声并入阴平的现象了，而这是南路话中的现象。

6 推人曰攘。○攘音朗。（《蜀语》13页）

《蜀语校注》引字书：《字彙·手部》：“攘，乃党切，推攘也。”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攘，推也，汝羊切。”汝羊切与乃党切，日母与泥母同类，上古音与近古音是一致的。李氏读为边音，是四川话语音特点。南路话用此词，例：“他[lan<sup>3</sup>]我一掌。”成都话说“推”或“肖（音）”，不说“朗”。

7 蟲螫人曰蠹。○蠹音（螫）。（《蜀语》54页）

《广韵·铎韵》：“蠹，螫也，呵各切。”與“螫”同音。南路话用此词，例：“这些毛毛虫[xuo<sup>5</sup>]人。”[xuo<sup>5</sup>]入声，同李氏。成都话则通用[tcy<sup>1</sup>]，音“居”，例：“这些毛毛虫[tcy<sup>1</sup>]人。”

8 面惭曰厭。○厌音掩。……（《蜀语》57页）

今南路话用此词，音[ian<sup>3</sup>]，使人难堪、使人惭愧。例：“我把他[ian<sup>3</sup>]欢了。”（我让他很难堪。欢，很，表程度高。）声调变平声。

9 生卵曰生。○下生去声，音渗。（《蜀语》125页）

今南路话用此词。例：“鸡婆[sen<sup>4</sup>]蛋了。”“生”用去声。同一句话，成都话“生”用阴平调。

10 精肉曰腩。○腩音精。黄仁寿等校注：《玉篇·肉部》：“腩，子盈切，腩肉也。”《集韵·清韵》：“腩，咨盈切，肉之粹者。”（《蜀语》137页）

今南路话用此词，猪的瘦肉称“精[tcin<sup>1</sup>]肉”。例：“称一斤[tcin<sup>1</sup>]肉，不要肥的。”成都话则只说“瘦肉”。

11 细苗及细毛皆谓之蘼茅。○蘼，汝阳切，音穰。（《蜀语》159页）

《广韵·养韵》：“穰，如两切”，读上声。今南路话用此词，鸡、鸭、鹅身上的细毛谓之“[zan<sup>3</sup>]毛”，成都话则称“细毛”或“绒[zon<sup>2</sup>]毛”。

二 《蜀语》中的词：南路话与湖广话不同音

《蜀语》中一部分词，在今南路话中有，在今湖广话中也有，这些词原是湖广话的词汇，还是南路话的词汇？如果我们从方言语音特征的角度去分析，就能更清楚地判断了。从大的方面说，《蜀语》音系有5个声调：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、入声。南路话的声调类别与之相同。湖广话则只有4个声调，古入声字今归并到了阳平调中。还要注意的，不只是声调不同，南路话入声字的韵母或声母，有

许多也是不同于湖广话的。南路话词的语音与《蜀语》相同的，是承于《蜀语》；湖广话中有些词《蜀语》也有，但语音特征不同，这些词不是承于《蜀语》，而是《蜀语》之外的另一种当时方言的词汇。这说明湖广话和南路话有不同的历史来源，说明湖广话和南路话不是同一方言分化的结果。

1 切草刀曰鋤刀。○鋤音札。（《蜀语》23页）

“鋤”，今通作“铡刀”。《集韵·鞞韵》：“剗，槎辖切，断草刀也，或作鋤。”李氏以入声字“札”注音，今南路话亦是入声：铡[tæ<sup>5</sup>]。不同于今成都话：铡[tæ<sup>2</sup>]，声调阳平。

2 雞胸曰脯。○脯，音蒲。（《蜀语》23页）

《广韵·模韵》：“脯，薄胡切。”鸡胸肉，今南路话“胸[p<sup>h</sup>o<sup>2</sup>]子”，读阳平。成都话“胸[p<sup>h</sup>u<sup>4</sup>]子”，读去声。南路话模韵读[o]是古音滞留现象，声调同李氏音。

3 声破曰嘶。○（《蜀语》28页）声不清圆曰

嘎。嘎，音沙去声。（《蜀语》81页）

南路话人声嘶哑称嘶，例：“我声音都[s<sup>1</sup>]了。”成都话用“哑”或“沙”，例：“你声音都是沙的，感冒了？”南路话、成都话各用一词，南路话用《蜀语》音。

4 竹篾曰筴条。○筴音迷，籀同。（《蜀语》38页）

篾字入声，竹篾条，老成都话“[mie<sup>2</sup>]条”，入归阳平，符合西南官话规律。崇州话“[mi<sup>2</sup>]条”，读阳平，例外。南路话音与李氏记同。

5 遂读同歲。○（《蜀语》42页）

这一条给我们提供了当地地名“遂宁”之“遂”的读音的变化路线。当地“遂宁”的读音从明代到今有三个层次。

第一，明代李实音岁。《广韵·祭韵》：“岁，相锐切。”《至韵》：“遂，徐醉切。”中古舌尖音不腭化，李氏音同之。

第二，老成都话“遂宁”读“叙[cy<sup>4</sup>]宁”，湖广话都如此读。这应是明末以后，外来的湖广话音。同音韵地位的“遂、隧、穗”等字同音[cy<sup>4</sup>]，“虽”音[cy<sup>1</sup>]。遂宁为本地地名，读音不轻易改变。此明代遂宁话被湖广话（遂宁话）强力影响而替换之一证。

第三，今音“遂宁”又读“[sui<sup>4</sup>]宁”，却是今音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读法。

6 尾曰已巴。○已音以，凡尾亦曰已。如马尾

曰马已，狗尾曰狗已之类。（《蜀语》13页）

今湖广话多说“尾巴”。南路话多说“已巴”，同李氏语。

7 桃李核曰覈。○覈音忽。核同，亦音忽。（《蜀

语》59页)

今成都话果核音[ $fu^2$ ]，例：“桃子[ $fu^2 fu^2$ ]”。崇州话果核称[ $hu^1$ ]，例：“李子[ $xu^1 xu^1$ ]”，同于李氏音，只入声调混入了阴平。

8 击曰搭。○搭音答，《五声谱》：“搭，打也。”如漂洗曰搭，抖尘亦曰搭。（《蜀语》112页）

今南路话用此词，音[ $tæ^5$ ]，意为“故意摔坏”或“摔”，入声调且入声韵，同李氏。崇州话例：“我要把这个瓶瓶[ $tæ^5$ ]（搭）了。”同样的意思，成都话则说：“我要把这个瓶瓶儿[ $pan^4$ ]（拌）了。”《方言》第十：“拌，弃也。楚凡挥弃物谓之拌。”《广韵·缓韵》“拌，弃也，蒲旱切，又音潘。”並母上声，浊上变去，声母不送气，今成都话读[ $pan^4$ ]，声韵调俱合。古楚语与今湖广话有继承关系。<sup>⑦</sup>

9 蟲似蝗曰蚱蜢。○蚱蜢音窄猛。（《蜀语》154页）

李氏的注音很重要。以今湖广话，蚱蜢音[ $tʂa^2 moŋ^3$ ]，窄猛音[ $tʂe^2 moŋ^3$ ]，湖广话“蚱”（《集韵》禡韵）、“窄”（《广韵》陌韵）两字不同音。以此去看李氏注音，不通。而在南路话中，“蚱蜢”与“窄猛”同音[ $tʂæ^5 moŋ^3$ ]，确实是“蚱蜢音窄猛”。这是因为南路话“蚱”与“窄”同音，都是入声字（《广韵》陌韵庄母字）。可见李氏用的是南路话读音。南路话有入声韵和入声调，与没有入声调的湖广话来源不同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10 人之愤愤者谓之齧浊。○～，音斛。浊，叶音笃，本虫名。《宋史·吕端传》作“糊塗”，朱文公《语类》作“鶻突”，无谓。（《蜀语》170页）

李氏注音“斛笃”二字皆入声字，“笃”字不送气。朱熹的“鶻突”与李氏注音相同，为浊声母入声字（明代官话已不分清浊，入声尾也失去了，只保留入声调）。《广韵·没韵》：“突，陀骨切。”应当不送气，普通话“突”读送气是例外。朱熹音与李实音是一致的，李实反而说朱氏音“无谓”，李实是从求本字、本义角度说的。

今南路话用此词，谓人糊塗音[ $xo^5 to^5$ ]，两字入声调，第二字不送气。正与李氏注音同。例：“这个娃娃[ $xo^5 to^5$ ]得很。”今南路话也用“糊塗”[ $fu^2 t^h u^2$ ]，是青年一代的文读音。成都话则只用通语“糊塗”[ $fu^2 t^h u^2$ ]，第二字平声送气，应是来自古代通语音，与上引《宋史》同。从这个词，可见南路话与李实《蜀语》音同，其与湖广话的语音分歧自来久远。

### 三 结语

明代李实所作《蜀语》，为明末四川巨变前所作的四川方言记音文献。其所记词汇，见于今湖广话（成渝方言）和南路话（川西南方言）。然而从词汇所反映的方言音系的角度去观察，《蜀语》的方言与今南

路话有很密切的关系。《蜀语》所产生的地区——明代李实的家乡遂宁地区，今当地方言是湖广话。《蜀语》所描写的古代方言的语音却与湖广话差异大，而与今南路话的语音相合。南路话今多分布于今岷江以西以南（近年来的田野调查，则发现四川中部和北部也有分部。见文首附图）。这种错位性的分布，是东来湖广移民迁入，南路话区域向西缩小的结果。《蜀语》以明代四川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词汇资料证明，四川盆地中东部方言在明代以后被外来移民方言替换，发生了系统性的变易。与通常的认识不同，《蜀语》本是今四川南路话方言的前身，其在明代的地理分布范围比今天宽广，遍及四川盆地、岷江两岸，故被李实称之为“蜀语”，它是与东面的湖广地区的“楚语”相对的概念。当时的四川方言比较一致，不像今天一样分成了湖广话和南路话两大块。这是明末清初以后“蜀语”后撤、“楚语”西进的结果。今人往往以为四川话就是“蜀语”，实际错了。今四川、重庆方言的代表成都话、重庆话是“楚语”的后代，今四川南路话才是“蜀语”的真正后代。

附注：

①《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——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》（《语言研究》2012年第3期）。

②此图由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岷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绘制。

③周及徐《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》（《语言研究》2013年第1期。又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《语言文字学》2013年第5期）。

④长洲县，原属江苏吴县，后撤并，旧地在今苏州市境内。下文吴门，也在苏州境内。

⑤明末遂宁被张献忠屠城，人口尽失（参看清·张煌《烬余录》，胡传淮注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0）。

⑥周及徐《四川青衣江地区方言的语音特征及其历史形成》（《语言历史论丛》（第八辑），巴蜀书社，2015）。

⑦周及徐《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“湖广话”的来源》（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3期）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何婉. 成都语音系词汇调查研究[M]. 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13.
- [2]李实. 蜀语[M]. 黄仁寿，刘家，等. 校注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0.
- [3]四川方言音系编写组. 四川方言音系[J]. 四川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，1960（3）.
- [4]张一舟. 《蜀语》音注材料分析[J]. 语言研究，1994（增刊）.
- [5]甄尚灵，张一舟. 《蜀语》词语的记录方式[J]. 方言，1992（1）.
- [6]周及徐.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[J]. 语言研究，2013（1）/语言文字学，2013（5）.
- [7]周及徐.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“湖广话”的来源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，2012（3）.
- [8]周及徐.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——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[J]. 语言研究，2012（3）.
- [9]周及徐. 四川青衣江地区方言的语音特征及其历史形成[C]//语言历史论丛：第八辑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5.

（责任编辑 曹瑞芳）